

論

語

後

錄

論語後錄卷第三

達巷黨人曰

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宜連讀雜記余從老聃助喪於巷黨是也又孟康以爲人卽項橐史記以此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卽康蓋據此而說

橐淮南子或作託見說林訓

今也純

鄭康成曰純當爲緇案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潤冠爲冕又

冠無名純者

拜下

拜下者於堂下稽首再拜卽左傳所謂下拜是

今拜乎上

升堂稽首再拜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億不信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乎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子畏於匡

鄭康成曰微服而去案夫子以定公十三年始至衛居

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飭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

匡人其如予何

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何也案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伐黎今王其如台如台史記皆作奈何奈何亦言奈何也爾疋台我也如之言奈何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意一也

太宰

鄭康成曰吳太宰詬閻若璩曰夫子先後兩居陳辨防風氏骨肅慎氏咎皆在陳時事故當時以多能稱夫子大宰者疑是陳太宰檀弓吳侵陳陳太宰使於師者是

也

牢曰

牢家語以爲字子張孟子有琴張應卽是

空空如也

鄭康成本作慳慳是別字

我叩其兩端

鄭康成曰兩端末也案端卽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銳者謂之耑亦謂之末叩其兩端者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歟

鳳鳥不至

墨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

侯叛據此則夫子此嘆蓋爲諸侯叛周而發也

河不出圖

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卽河圖也所謂震東兌西離南坎北者是九宮縱橫合於十五十五者以兩少則七八以兩大則六九是也故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二七八九五一四三八皆十五又斜計之二五八四五六亦十五唯四隅九二七爲十八七六一爲十四三八一爲十二九四三爲十六其不合於十五者又二如兩少兩大之實數也故曰九宮用在二大衍用在四二者兩儀四者四氣六日七分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各主一方九宮法以坎北離南震東兌西起冬至震北兌南離東坎

西起春分南坎北兌東震西起夏至兌北震南坎東  
離西起秋分其義一而已矣賴孔安國之說在余故畧  
詳之世之君子勿以宋人之言求余言也可

冕衣裳者

鄭康成本冕作弁云魯論讀弁爲冕今從古案周書王  
會篇天子南面立統無繅繅統卽冕說文解字冕或作  
統是統與冕同也

雖少必作

史記作雖童子必作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趙壹蒼皇甫規曰恂恂善誘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卽

羨或又作諷淮南王書云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  
光高誘注誘美稱也高氏之說由夫子此論歟

卓爾

鄭康成曰卓爾絕望之詞案說文解字有樟云特止也  
應卽此字

末由也已

史記作蔑由也已案左傳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公羊傳  
蔑作昧昧字從末是末與蔑通

子疾病

鄭康成曰病疾益困也案說文解字病疾加也呂覽管  
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



困稱病之說

輶

鄭康成曰輶裏也

而沽諸

熹平石經沽作買玉篇引作乃是正字

沽之哉沽之哉

熹平石經亦作買

子欲居九夷

許脊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故夫子欲居之

喪事不敢不勉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勉而爲瘠則吾能案此勉字應讀如勉而爲瘠之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以爲爲靈夫人而發

未成一簣

鄭康成曰簣盛土器說文解字簣草器古文作象形蓋草作之取以盛土者也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爾疋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山海經注謂之英引作謂之膏英河圖括地象曰蟠冢山上爲

大漢書卷之三  
日  
狼星下有草花名曰骨容食之無子骨容卽膏英是也  
古聲英容同膏卽骨字此卽秀而不實之說矣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巽當作彛卦之彛易敘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彛彛  
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易以兌次  
彛卽巽與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彛爲隨風兌爲麗澤  
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

釋之爲貴

鄭康成曰釋陳也案方言自山而東謂改曰憚憚訓爲  
改比鄭義爲近憚俗字釋正字作釋者是

衣敝緇袍

說文解字曰袍襦也襦袍衣也以絮曰襦以縑曰袍縑  
紕也紕亂絲也然則縑袍以亂絲爲之者矣

與衣狐貉者立

陸德明曰字當作紕是本字

未可與權

易繫辭曰彊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  
經者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愛濟民之急行  
矣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應作凋

唐棣之華

毛詩有棠棣應卽此案棠正字唐借字

恂恂如也

鄭康成曰恂恂恭順貌

便便言

鄭康成曰便便辯也案史記正作辯辯言古便與辯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秩便辯聲相同互通鄭君之注所以與史記合歟

踧踖如也

說文解字踧行平易也踧長脛行也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以緝御爲踧踖之容

雖敬而舒謂之踧踖歟踧讀若踧踖周道踧讀若衛大夫石蹠

與與如也

說文解字慎趣步慎慎也從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慎慎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慎應卽此與與字

說文解字又有趣云安行

君召使擯

陸德明曰擯本又作儻案作儻是也書賓於四門鄭康成注云賓讀爲儻舜爲上儻以迎諸侯說文解字云儻導也是儻相之字應從人矣

色勃如也

說文解字作李云李寡也從尢人色也從子又有艱云  
色艱如也從色弗聲案兩字並通許君說古文論語或  
以古今文有異並載之歟

足躩如也

包咸曰足躩盤辟案投壺所稱般還曰辟即盤辟是盤  
之言般還辟之言辟易

襜如也

爾疋曰衣蔽前謂之襜案此言襜如者齊魯之郊謂蔽  
鄒爲襜謂衣前後蔽如襜也

翼如也

說文解字引作趨案趨讀燕人強秦言敕

入公門

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  
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  
鄭康成注月令所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  
階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鄭康成曰立行不當棖闕之中央

過位

鄭康成曰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凡朝者必於廷  
位在廷左右爾疋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是又曲禮曰  
君子式黃馰下卿位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



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

包咸曰過君之

空位案君位曰宁在堂上戶牖之間時未升堂何有虛位平叔於此段注皆用孔氏獨過位則用包咸不知孔注復其位爲來時所過位顯與包義不侔平叔據引之謬有如此

進

陸德明本無此字云本有進字誤也

執圭

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命圭九寸命圭纁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故包咸以爲執持君之圭後世儒者不識古制多見桓信躬蒲穀之文以

爲執圭卽此其通於古者又以爲包咸君之圭卽指桓  
信等漢時已有此說哀哉謬經誣傳一至此歟

鞠躬如也如不勝

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依字鞠應作芻  
上如揖下如授

此言執圭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

鄭康成曰魯讀下爲趨今

從古而如通聘禮賈人啟櫝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

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  
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  
賓自入門至於階所謂上有三揖旣升堂將授志趨卽

趨而投歟此解魯論爲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矣坵又案賓自執圭將事由闈西入門至致命止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術者衡於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爲執玉高卑殆未讀聘禮及記歟

足踳踳如有循

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注著徐趨之事案玉藻又有所謂罔豚行者豚之言循卽如有循之義踳禮記釋文作宿是宿正字踳俗字

私覲

說文解字無覲字案覲字從賣賣字從喬喬卽陸之古文或覲卽喬字歟但無可據證耳

君子不以紺緇飾

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緇今文作紺緇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爾疋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覲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是赤黃色覲是淺赤色纁是淺絳色五染以黑則爲緇緇是爵頭色緇與緇色甚異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注一染謂之緇練冠而麻衣緇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緇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緇纁之類明外除據此則三

年練以飾衣者實是纁孔安國注此云一入曰纁纁者

三年練以飾衣為其似衣喪服今集解作一入曰纁纁者三年練以飾衣為其

似衣喪服此俗本改之孔已據爾正禮弓喪服記釋此必不誤纁為纁也是孔本作纁也士

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

然或謂之纁考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

則為纁今禮俗文作爵言如雀頭色也鄭司農說以論

語曰君子不以紺纁飾據此則鄭司農所見之本乃作

纁也纁即爵故說文解字無纁字許君說古文論語與孔安國本同故不載

纁字今論語已用安國注而不知改纁為纁讀經者之因

循謬妄一至此歟

衫 紕 紕

衫同也讀如兄弟畢衫元之衫言衣與裳同之案玉藻  
又作振絺綌

緇衣羔裘

鄭康成曰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  
豹祛與君異耳案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褻之注飾  
猶褻也褻卽祛耳

素衣麕裘

鄭康成曰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豸裘絞衣爲  
褻案麕裘玉藻作麕裘注引此句亦作麕作麕者是麕  
鹿子麕後麕也出說文解字

黃衣狐裘

鄭康成曰狐裘取溫裕而已玉藻注黃衣大蟄時臘祭  
先祖之服

裘裘長

說文解字引作結衣長是古文論語案結衣者釋詩與

子同釋箋云釋結衣近污垢是釋今詩作澤作之用六尺裁

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羞袒劉熙說

必有寢衣

鄭康成曰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解字曰被寢衣也長  
一身有半鄭君之說與許君合據之則寢衣卽被以爲  
別自有寢衣非被者謬矣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解字引作貉云似狐善驅獸案貉北方人也是豷  
貉之貉今別貉爲貉而以貉爲狐貉字非矣許君說貉  
似狐者詩一之日于貉傳云于貉取狐狸皮毛據之則  
詩亦應作貉矣

非帷裳必殺之

鄭康成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  
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案帷裳襟三裾四皆用正幅  
幅三辟積非帷裳者削其衽不辟積也古深衣之制裳  
十二幅襟裾各四幅正旁二幅則削之所謂續衽是縫  
齊倍要者玉藻文也古制要中七尺二寸袂一丈四尺  
四寸



羔裘元冠不以弔

鄭康成曰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小歛之後弔宜  
弁經服

齊心變食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  
鄭司農曰齊心變食案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  
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  
夕餽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清  
之義也所謂變食是後世儒者以爲變其所常食取莊  
子不飲酒不茹葷之說當之失古制矣

食體而餽

爾疋曰食體謂之餲然則餲餲一義也說文解字餲飯  
濕也案飯傷熱謂之餲濕謂之餲餲賈山至言又作餲  
古今字

魚餒

依字當作餒公羊傳曰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何休  
注魚爛從內發案人饑曰餒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餒

色惡不食

色惡謂如烏鶻色

臭惡不食

臭惡謂如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羸羶蜀人作羊腊以

臭爲美鄙遠之俗則然非至道

羊腊事見呂  
氏春秋注

失飪不食

易鼎卦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巽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象案鼎上从目下从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卦从上离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爲目亨飪者用火燒木鼎在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適謂之飪飪之言孰也徐揚閒語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

呂覽以執而不爛爲失飪即過不及之說

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不時不食

邵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案信臣之說較鄭義爲長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詔曰傳曰非

其時不食蓋實用卻義矣

割不正不食

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  
没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  
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没  
爲其分散也案此古割肉之法從橫割謂之午割

不得其醬不食

醬醯醢之總名所以配食者

不使勝食氣

說文解字引作不使勝食既云既小食也案古既氣字  
同氣卽來氣諸侯字若氣歿有聲之氣則直氣字不從

米也又既亦同噉司馬相如大人賦噉瓊華徐廣注噉音祈小食噉既聲同也小食卽小飯韋昭注漢書呂紀以餐爲小食韓信傳如淳說亦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禮食先食肉而殮謂食馘及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既是食肉之節歟或曰既氣亦有通用者如漢書朱買臣傳乞其夫錢之乞應作既字既氣字同者中庸既稟注既讀曰餽是也案說文解字氣或作餽又作槩既卽槩之省噉既字通者易月幾望苟爽本幾作既既與幾通因之噉與既通矣

唯酒無量不及亂

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

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  
唯酒無量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說文解字酤買酒也漢書是

食不語寢不言

詩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鄭注發端曰言答述  
曰語寢玉篇作寢

瓜祭

鄭康成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疏食菜羹瓜祭爲三物  
者疏食一物也菜羹一物也瓜祭一物也祭字不屬疏  
食菜羹爲說孔安國稱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謬矣玉

藻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上環頭村也上環是寔間  
下環是脫花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村卽村  
字刊之言切此瓜祭之說鄭氏之必從古文有以歟

席不正不坐

墨子曰哀公迎孔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進  
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作端與正義同

鄉人饗

鄭康成曰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爲饗饗魯  
讀爲獻今從古案郊特牲鄉人禡注禡或爲獻或爲饗  
此注蓋合古今文論語古者饗與獻聲同饗亦作難周  
禮占夢遂令始難注古書難或爲饗杜子春讀難問之

難其字當爲儺是也讀儺同邗又因讀獻爲莎獻可爲莎則儺可爲獻矣是古儺獻同字

朝服而立於阼階

陸德明本無階字案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亦無階字

拜而受之

陸德明白本或無而之二字

廡焚

王弼以爲公廡案雜記曰廡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是家廡王說非是

傷人乎不



不讀曰否言既問人而及馬

君賜腥

陸德明曰說文字林並作脍云不孰也案脍與腥通脍

本雞犬膏借書腥字

見內則注

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爲脍故

經凡脍皆作腥

君賜生

鄭康成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

辨嘗羞飲而俛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  
正不祭飲而俛俛君食而后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  
孝也案此侍食是君以容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容禮待  
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  
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拈紳

拈俗本作拖非開成石經及陸德明本皆作拖地拖之  
誤也說文解字拈曳也拈裾也依義應爲拈借用拈字  
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褻衣加新衣  
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撤褻衣則所加  
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案鄭意未了言

恒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

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兩書安車

馴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地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

深衣續

衽鉤邊注衽若今曲裾深衣之裾在裳旁裳緣曰衽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衿注衿謂緣衿之言施裳前襟後裾皆有緣謂緣爲衿謂衿爲裾其義一也漢時曲裾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與古鉤邊實異鄭以漢法明古制未免言顯而義反晦已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玉藻曰凡君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駕者車也言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白虎通德論引作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  
殯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案  
論實合論語檀弓爲一

居不客

開成石經及陸德明本皆作客陸云本或作容案作容  
者非也

見冕者

冕鄭本作弁案弁古作覓字與冕形近以此誘歟  
又見子罕篇

式負版者

鄭康成曰負之者賤隸人

必正立執綬

此是貳綬御所授以上車者

車中不內顧

鄭康成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以曲禮顧不過轂之說言之或魯論爲長

山梁雌雉

鄭康成曰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依義當作梁三蒼曰好粟曰梁字從米不從木與浮梁之梁異

時哉時哉

陸德明本無二時哉字云一本作時哉時哉案論語少此句例恐重者非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呂氏春秋曰子路拊雉而復釋之此共之之義也爾疋釋獸須屬云鳥曰昊昊者張兩翅動搖之意然則嗅卽昊字歟又玉篇引作𩇛許夬說𩇛謂以鼻就臭故玉篇云爾其義與呂書雅說不侔恐未必是

論語後錄卷第四

先進於禮樂

包咸曰謂仕也鄭康成曰謂學也

野人也

鄭康成曰野人粗略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鄭康成以合前章皇侃別爲一章案皇說是從陳蔡絕糧在哀公四年無冉有史記弟子列傳次政事於言語之前當是異本周禮師氏三德三行注在心曰德施之爲行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於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  
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案此與陳羣義不侔當依此解  
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卽是

季康子問弟子

陸德明本無季字云鄭本有

顏路請子之車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後  
漢書東平王憲傳云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案伍  
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



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說則車焚于獻帝時也又案永壽二年韓明府勅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邱君子是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說則車亡于秦始皇時也傳聞久遠競飾異詞存之與亡並莫折一疑以存疑而已矣

### 鯉也死

夫子年十九取宋并官氏之女

并官俗作元官者非今依鄧名世古今姓氏書

辨證王應麟姓氏急就章漢丞壽二年禮器碑宋大中祥符元年加封鄆國夫人勅元鄆縣所刻至顯二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制改正一歲而生伯魚年五十先死則伯魚

之死夫子時年七十也顏淵三十二歲死史記以爲少

孔子三十歲三十疑當作四  
古者三四字皆積蓋古四

文作三

誤四爲三則顏淵之死夫子時年七十二矣攷夫

子年六十二當哀公四年是年厄于陳蔡顏淵尙在圍中其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三十字則顏淵已死久于西安得及之王肅之說果不足據矣

不可徒行也

史記作不可以徒行案句與孔安國注正合疑古文有以字

天喪予

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爲夫子輔相死者是天將亡

夫子之微也

慟

鄭康成曰變動容貌古無慟字應作慟漢北海相景君碑驚慟傷哀卽是

季路問事鬼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鄭據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又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注鬼神先聖先賢也

魯人爲長府

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居於長府疑卽此地然則非

藏貨財之府矣

仍舊貫

鄭康成曰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蓋用魯論坵案貫讀閑之者貫之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人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充入先帝宮室兩長府亦宮室引此者有漢經師傳授之說在言必有中

中者得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言門外之也故門人不敬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廷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門是外朝故言外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嘑

史記作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嘑當是異本柴史記云齊人鄭篇目弟子云衛人案齊衛皆有高氏柴字子羔禮記作子臯家語作子高嘑應作諺說文解字無嘑字

回也其庶乎

其庶乎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案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

注幾神眇也翻說幾義以上知幾其神故云爾侯果訓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屨中者又相去遠矣

### 屨空

古無屨字凡言屨者皆作屨又漢書鮑宣傳言唐尊衣敝屨空屨空或亦以爲與屨空同

###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王充曰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 億則屨中

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左傳曰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

不踐迹

說文解字有踐字卽此踐迹者循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迹猶言不蹟矣古蹟與迹同字

子路問聞斯行之

包咸曰賑窮拯乏之事或者疑咸說無本坊案白虎通德論曰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

上俱通德論文據

此則咸所謂賑窮救乏者卽朋友通財之道也論爲班固所撰述包班之義夫有所受之矣豈臆說哉

有民人焉

人讀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

毋吾以也

以鄭康成作已案說文解字已也以用也已以二字義同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卽以也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同是以已古字通用

率爾而對

率先也依字應作術古文字少通用率又借用帥揚雄



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亦卽率爾

因之以饑饉

鄭康成饑作飢案應作饑饑年饑字穀不孰也飢餓也  
且知方也

鄭康成曰方禮法也

夫子哂之

哂說文解字作𠂔云笑不壞顏曰𠂔案曲禮曰笑不至  
𠂔注齒本曰𠂔大笑則見此借𠂔爲斷字應兩異然大  
笑見斷則不見斷者爲莞笑矣𠂔笑不壞顏而壞顏者  
爲大笑矣義寔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

曲禮𠂔今作  
𠂔別𠂔之俗

字

端章甫

禮服襟三褊四幅皆正謂之端

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

章甫

元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歟劉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圍四尺四寸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

黠爾何如

黠史記作歲案應作黠說文解字曰黠雖替而黑也古人名黠字子皙歲從黠省而譌點則借字皙應從析從白如左傳臯門之皙是

王復曰今左傳作澤門之替作臯者見毛詩正義

銜爾

古無銜字當用駮說文解字車部有輶字云車輶鋤聲

也從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一曰讀若擊又  
周禮典同高聲硯注故書硯作硯杜子春讀鏗鏘之鏗  
鄭大夫讀衮冕之衮依義硯卽是磬擊並從𠂔爲聲  
義聲相近鏗又從堅堅亦從𠂔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硯  
爲硯者誤與銀字之爲金昆配物同

家兄塘曰說文解  
字磬餘堅者口莖

切

異乎三子者之撰

古無撰字應從鄭康成本作僕云僕讀曰詮詮之言善  
也案說文解字僕具也詮亦具也是僕詮同義詮字從  
全古全與僕通鄉飲酒禮尊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僕或  
爲全全與僕通亦詮與僕通矣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男子滿廿而冠陽成于陰之義也自十五以上稱之曰童

浴乎沂風乎舞雩

鄭康成曰沂水出沂山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案此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者與出泰山蓋縣南入泗者別司馬彪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

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

絜卽禊字蘭亭序稱禊事卽絜事也古無禊字

禊從絜從切絜亦從切別絜爲禊自漢後賦

絜者言陽氣布散萬物訖出始

絜之矣蔡邕曰論語莫春云云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

三月上巳祓絜于水濱蓋出于此韓詩曰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乘蘭艸祓除不祥

皆浴乎沂之說也

浴即祓除不作洗濯解

風讀曰諷王充論衡曰

風乎舞雩風歌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正作諷乎舞雩與

充義合

詠而歸

鄭康成歸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王

充論衡作詠而饋云饋祭也字與鄭同義與鄭異古聲

歸饋同故互通聘禮歸饗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陽

貨篇歸孔子豚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鄭皆作饋閔公二

年左傳歸公乘馬歸義亦與饋同釋名云汝頰言貴聲

如歸往之歸饋字從貴貴讀爲歸饋亦從之矣惠棟曰

論語集注卷第四  
鄭本作歸古文也何晏從魯論作歸故不載孔注坵案  
陽貨微子兩篇何皆從魯論並載孔注何氏之舛謬有  
若此

夫子何哂由也

皇侃本夫子作吾子云曾點呼孔子爲吾子

非諸侯而何

陸德明曰一本非諸侯如之何案古而如通一本亦是  
克已復禮爲仁

克已復禮爲仁古志語夫子引此言能如是則可謂仁  
矣克已約身也馬融說是郎顏曰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據此則顏子時始十八歲

請問其目

鄭康成曰顏淵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欲知其要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胥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是夫子此言之本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管子以爲古語案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是非夫子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魑之弟則亦向氏矣稱司馬者卽以魑之官氏

之歟

其言也訥

鄭康成曰訥不忍言也案許晉曰訥頓也刃頓爲頓言頓爲訥其言也訥言之頓矣故夫子曰君子欲訥於言內省不疚

疚當作欠說文解字無疚字詩熒熒在欠今本作疚是疚今字欠古字也

足兵

兵謂五兵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陸德明曰一讀於斯絕句



棘子成

蜀志秦宓報李樞書作革子成案詩匪棘其欲禮記引棘正作革是棘與革古字通檀弓夫子之病革矣卽詩多我覲瘠孔棘我圍之義是革卽棘棘亦卽急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虎豹之鞞

鄭康成曰鞞革也依字應作鞞

年饑

鄭康成饑作飢

日本本亦作飢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陳氏是時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非成子也

左

傳景公卒陳乞亂國事

孔安國之說無當

吾得而食諸

史記作吾豈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

鄭康成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艸上之風必偃

陸德明上作尙說苑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艸東風則艸靡而西西風則艸靡而東在風所出而艸爲之靡是故

人君之動不可不存也

夫問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家語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問應作此解

鄉也

陸德明曰本又作鄉案作鄉是說文解字曰鄉不久也  
士相見禮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注鄉曩也許鄭二義  
並通蓋古文字少假借鄉

舉皐陶

鄭康成曰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衛君待子而爲政

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

子之迂也

鄭康成迂作于云于往也案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子子亦往而已與包解異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注于讀爲迂是迂與于古字通矣

則刑罰不中

梁統疏引中作衷案書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周官士師曰士師受中協曰刑殺夫子之言本諸此中與衷古字同

則民無所措手足

說文解字引措作厝後漢書張奮傳同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漢書朝錯晉

灼音錯爲眉置之眉眉置字卽措手足之措矣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史記作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

責子路之詞

襁負其子

陸德明本作縲案縲非也應作襁李奇曰襁絡也以縲布爲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襁韓嬰謂之縲

不能專對

閻若璩曰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閻說最是

子適衛

此適衛在哀公元年

期月

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祺此期會字借當之

必世而後仁

鄭康成曰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叛化之後故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鄭康成曰朝于季氏之私朝案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魯語合家事於內朝史記項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皆言大夫是大夫亦稱朝

其事也如有政

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

二語檀弓正義引以爲論語注不指何人疑亦

是鄭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  
公歟

葉公問政

夫子自蔡遷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  
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

近者說遠者來

史記引作來遠附邇案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曰孔子答定公以徠遠崔寔政論曰孔子答葉公以來遠據此則夫子之意言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也詔作定公所見異本徠與來同

子夏爲莒父宰

春秋經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卽此邑今沂州府莒州地

吾黨有直躬者

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竈



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  
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莊子曰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  
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據此兩說是是時  
并有以直躬爲信者直躬之名盛于楚故葉公述之于  
夫子歟

其父攘羊

攘讀波攘橋虔之攘高誘曰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  
案孟子曰攘雞雞亦畜高誼是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耐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之詔與夫子此言合指可謂忠厚之至矣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詞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案熙說無謂此小人之見也

居處恭執事敬

洪範五行傳劉歆說內曰恭外曰敬

何足算也

漢書車千秋傳黃作何足選也案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選作算是算與選同

狂者進取

鄭康成曰仰法古制不顧時俗

不可以作巫醫

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或作卜筮或作巫醫事異義通鄭康成不得其解

不占而已矣

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左傳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  
繼此和同之分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不妄說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不以道者妄之謂歟  
木

漢書周昌傳贊曰周昌木強人也卽此意

訥

君子欲訥于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從言內有訥言  
之義

切切

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  
猶言自脩整也案此切切應讀同漆漆鄭康成云切切  
勸競兒

怡怡

鄭康成曰怡怡謙順兒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  
之陳是謂教民棄讀如鄭棄其師之棄

危言危行

鄭康成曰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

孫星衍曰廣雅危正

也釋此  
爲長

羿善射羿盪舟

古之稱羿者有三稱羿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解字有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又有彗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彗善射許君說古文論語引字作彗是古論作彗于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曰射師射師卽彗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爲今文論語歟堯之子丹朱一羿也寒浞之子一羿也古者羿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敖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此皆言堯之子羿則作敖寒浞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曰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

鄩大戰于濰覆其舟威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  
道威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羿能陸地行舟  
爲夏后少康所殺攷之經典少康所殺之羿有覆舟無  
盪舟若云盪舟爲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傳之爲合  
矣南宮之旨未知定何羿何羿久遠傳疑姑存其解而  
已矣

爲命

周禮太祝六辭二曰命

禋諶草創之

禋鄭康成作卑案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  
有卑躬爲北平太守又後漢書虞美人傳有議郎卑整

陸德明曰依說文解字此是創疾字創制之創當作初  
世叔討論之

鄭康成以討論爲整理

駢邑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  
案駢本作邢紀地爲齊襄公所遷者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卞莊子之勇

依字卞作弁正俗字也鄭康成曰秦大夫案鄭說非也  
卞卽弁字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弁人卽卞



人春秋傳季武子所取是其地荀子曰齊人欲伐魯忌  
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實魯人國策有館莊子史記  
作卞卞館古聲同

文之以禮樂

於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  
緯以樂

公叔文子

世本曰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  
案拔左傳作發古字通詩一之日發發說文解字作渾  
拔拔字從发與拔字同拔之通發猶发之通發歟

以防

此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卽敗宋師于營取防之防

雖曰不要君

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齊桓公正而不諂

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諂應是異本揚雄曰梁益謂謬欺天下曰諂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有兩解鄭康成曰謂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

會禮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母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一

范甯注莊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合爲一又僖三年會

陽穀九年會葵邱爲十一也齊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

會三章昭注兵車之屬謂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

鄆十五年復會鄆僖元年會釐十三年會鹹十六年會

淮也乘車之會謂僖三年會陽穀五年

會首止九年會葵邱也凡九兩說不同此一說也管子

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母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

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母乏耕織之器四會諸

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

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

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元官諸四輔將以

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芳

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元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此一說也兩說並通

霸諸侯

鄭康成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案霸應作伯

被髮左衽

衽陸德明作衽應作衽從任者非是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開成石經無若字

今石經若字旁注是後人所增入

自經於溝瀆

左傳殺子糾子生竇史記作笙濱賈逵曰魯地句濱也  
句與溝同聲然則溝濱卽生竇矣今在曹州府曹縣東  
北三十里濮水所逕之處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  
爲文矣

家臣亦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  
謀以殉葬是案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  
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  
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  
于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  
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

舉同升佚事以合之夫子之意良深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陸德明本作子曰案鄭康成本已作言矣

蘧伯玉

陳留志長垣縣祭城有伯玉墓及祠案淮南子作蘧伯

玉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易艮象詞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曰思不出位案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卽立不易方之說歟於易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位

恒久也艮止也止其所卽久於道矣艮兩象各止其所  
恒乾初之坤四剛柔定乾爲易坤爲方易而定艮止之  
義恒之所以亨歟

子貢方人

鄭康成作謗人云言人之過惡也案方與旁通因之亦  
與謗通謗字從旁也方通旁者書方鳩或作旁迷是

微生私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案私晦古今字尾微古字通書鳥  
獸孽尾史記作字微公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  
是微與尾通之證

某何爲是栖栖者與

鄭康成本無爲字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案以怨報怨所謂直是

不尤人

鄭康成曰尤非也

公伯寮

依字當作寮從宀史記作僚此作寮並非史記以爲夫子弟子皇甫謐曰寮是慝讒之人孔子不責疑非弟子之流案寮亦與子禽同類耳



子服景伯

世本曰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傳景伯名何孔安國作何忌誤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康成曰大夫于朝士于市公伯寮止應云市連言朝耳案肆之言申也

作者七人矣

王弼曰伯夷叔齊虞仲夷佚侏張柳下惠少連案王說與包咸異鄭康成則曰七當爲十字之誤也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筱長沮桀侏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

者何夷楚狂接輿辟言者

子路宿於石門

鄭康成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閉關者

有荷蕢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解字夷古文蕢論語有何夷是古文論語荷作何蕢作夷也

磴磴乎

說文解字磬古文作磴磴磬書之異耳史記載樂記石聲磴今禮記作磬

深則厲

鄭康成曰由膝以上曰厲厲說文解字作礧云履石度

水也詩曰深則砮案許君引詩不及論語其論語實不作砮矣履石之說較鄭義爲長

末之

末微也植弓末之下也注末之猶微哉

高宗諒陰

高誘呂覽注引論語作諒闇案喪服四制正作諒闇鄭

康成注諒古作梁

尙書大傳正作梁闇合鄭

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鷄

之鷄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

梁於東墉下著地以中祓之既葬則翦去中以短柱柱

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廬與闇同意孟子言廬

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

闇歎諒本梁字與諒通闇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  
默孔義也是謂無本之談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以定民志故易使

闕黨童子

闕黨卽闕里荀子曰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  
仕是也古今人表作厥黨案古者闕與厥通說文解字  
足部有蹶或作躒周禮內司服闕狄注云喪大記作屈  
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又公羊傳屈貉左傳作闕貉是  
闕與屈通屈與厥通因之闕又與厥通也要之三字古  
皆互用

論語後錄卷第五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鄭康成糧作粳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衛絕糧在四年孔安國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案史記記此云孔子遂行復如陳蓋居陳者二年耳孔子以哀公二年去衛四年絕糧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名冉求孔子在陳思歸若過曹適宋則在定公十四年畏匡則在定公十三年不與此事相屬孔說恐非也

君子固窮

呂氏春秋載夫子曰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某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有

小人窮斯濫矣

鄭康成曰濫竊也案說文解字引作熈云過差也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管子曰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伯案舜無爲故帝

言忠信行篤敬

晏子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雖蠻貊之邦行矣

依字類當作貉義見鄉黨篇

在輿

漢書律歷志引作在車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詩曰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越義與三愆章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梅福傳引利作厲案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剗之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脊說工巧飾云工者已善矣

顏淵問爲邦

夏以忠教殷以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殷轅  
所謂敬也周冕所謂文也樂緯稽燿嘉云顏淵尙三教  
者以此

行夏之時

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  
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  
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  
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已後世儒者說春秋有  
夏時冠周月之論是于古制無所依據難信之矣 周  
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夏頒  
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兩



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  
爲歲終十三月爲正歲夏曰歲以十三月爲正歲十二  
月爲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愷乾鑿度曰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

乘殷之輅

殷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乘路  
周路也注大路木路乘路玉路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  
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  
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  
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遮  
降木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  
田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夫子之言歟又攷司馬彪與  
服志秦并天下闕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  
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路者也劉昭曰  
殷人以爲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  
曰金根然則桑根卽金根矣

路者大也故大寢曰路寢其門曰路門此應作路書

皆作路惟論語作輅從車旁

### 服周之冕

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案  
夫子稱服周之冕者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遠延前有  
旒旒十二玉大戴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袞  
冕十二旒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  
旒用玉八十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元冕三旒用玉三  
十六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采縹繩貫五采玉垂  
於延前後謂之遠延是誤旒爲卽遠延矣鄭康成注弁  
師言袞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  
百六十八希冕玉百二十元冕玉七十二每冕用玉增  
半者蓋因漢制以叔孫通之說而譌歟貫五采玉從上  
而下初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元取五行勝數旒長尺

二寸旒說文解字作璫

鄭聲淫

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注淫聲若鄭衛也

佞人殆

書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案此所謂佞人是矣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謂之孔壬孔壬者甚佞也夫子言佞人殆與秦誓言殆哉正同佞人來矣惡其近之歟

柳下惠

鄭康成曰柳下惠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閭若璫

曰國策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塋五十步而採樵者  
死不赦柳下地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歟昔爲魯地後爲  
齊有故國策云然高誘注淮南王記曰展禽之家樹柳  
行惠德因號柳下惠

羣居終日

說文解字羣作窘

好行小慧

鄭康成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惠棟曰漢書言昌邑王  
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慧與惠古通字坊案日本有古本  
論語慧正作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言史之闕文吾猶及見之

有馬者借人乘之

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之說也包咸說恐未是

動之不以禮

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  
嫌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  
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  
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固相師之道也

鄭康成曰相扶工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茅騶而食漆洧是其義東蒙  
卽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也詩  
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故謂之東蒙云

且在邦域之中矣

陸德明曰邦或作封惠棟曰依孔安國注宜作封坵案  
孔氏說古文論語是古文作封

陳力就列

左氏春秋傳戮力同心孔安國以戮力爲卽陳力案此  
陳力義與孔解左傳同

龜玉毀於櫝中

漢書梁平王傳引作匱中依義積應作匱

後世必爲子孫憂

陸德明本無後世

遠人不服

遠人謂徐邈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曰荒服者王有不  
王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鄭康成本邦作封

不在顓臾

開成石經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



燕平石經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盍毛包周無於開成  
石經牆作牆釋名云蕭牆在門內

友便辟

便辟卽盤辟鄉黨所謂躩如是也便與盤古字通又孔

安國注足恭爲便僻僻與辟古字同

說苑晏子再拜便僻亦是

便僻

卽足恭有便旋牽辟之意魏詩所謂宛如左辟亦其形  
兒也施之于見君行禮之時則可施之朋友酬對之間  
則諂矣無爲夸毗威儀卒迷益深譏之也便辟足恭者  
也善柔令色者也使佞巧言者也足恭是謂體柔詩云  
夸毗令色是謂面柔詩云威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遠  
蔭遠蔭不可使佞威施不可使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真

可謂損友矣子路所稱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歟

友便佞

說文解字引作友諛佞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依字當作趨

躁俗字說文解字無之

鄭康成曰魯讀躁爲傲今從

古案荀子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做不隱不瞽是荀子實用魯論

畏大人

鄭康成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者

狎大人

鄭康成曰狎愼忽之言愼見而忽也

忿思難

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案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者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

千駟千乘也兵車稱乘乘有四馬故謂千乘爲千駟千乘公侯之封也故夫子云然

首陽

高誘以爲卽九山中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案漢書武帝元封六年作首山宮文穎以爲在蒲坂高君說

與馬融同首陽山有三說一在隴西曹大家幽通賦注云夷齊餓于首陽山在隴西因隴西郡有首陽縣漢書馮奉世傳所謂奉世屯首陽西極上者是也一在洛陽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者是也與此而三

邦君之妻

白虎通德論引邦作國下同

夫人自稱曰小童

禮記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夫人自稱曰小童案秦穆夫人自稱實曰婢子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于諸侯則稱寡小君議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妣卒葬我小君定妣雜記寡小君不祿是也

歸孔子豚

鄭康成本作饋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遇諸塗

依字塗應作涂塗俗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古言性者三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三家分者也劉向合之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蓋

兼用三家矣三品之論以性善故有瞽鯀之父而子舜禹以性惡故有堯舜之父而子朱均以性善惡混故有中入夫子言中人謂性善惡混者也卽性相近而習相遠者也中人以上是上智以下是下愚不移言不易移之言易也

夫子莞爾而笑

陸德明本莞作菟案易夬菟陸夬夬苟爽作菟萊虞翻則云菟說也菟讀夫子菟爾而笑之菟虞說與陸本合依字應作菟以菟萊之菟爲菟爾之菟借字歟

公山弗擾

史記弗擾作不狃鄒氏云狃一作蹂案作不狃與左傳

同徂作蹂蹂作擾據之則擾卽獲從牛從夔矣今俗作  
憂旁非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卽蹂字

召子欲往

史記作季氏使人召孔子

子路不說

江熙曰夫子豈實之佛肸公山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  
以觀門人之意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  
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諸家佚注  
故備及之

吾其爲東周乎

鄭康成曰據時東周

佛肝名

漢書古今人表作弗肝

磨而不磷

依字磨應作礪省字也磷應作粃別字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史記世家作瓠瓜鄭康成曰吾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仕而得祿案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注材讀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毛萁之義與鄭此注異實是也

居吾語女

居讀姬姓之姬語之助也居猶言何居何居卽何其詩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者居之義也此齊魯之間語

內荏

應劭說荏屈撓

穿窬之盜

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歟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爲門邊小竇而踰牆乃踰字也集解用孔安國古文論語注云窬窬牆疑孔本作踰

今之矜也廉

鄭康成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開成石經無此章

今本有後人以集解用小字旁注

天何言哉

鄭康成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鑽燧改火

馬融注此引周書月令更火云云鄭司農周禮注以爲出鄉子合以管子春變羽獸之火夏變毛獸之火秋變介蟲之火冬變鱗獸之火中央變保蟲之火等說義正同

子生三年

人元氣起於子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

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易正申爲舍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故聖人制禮父母喪以三年

天下之通喪也

史記作天下之通義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繆協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放假時人之謂啟憤于夫子義在屈巳以明道也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漢書引此義作誼案古者義誼同字周禮小宗伯治其禮儀注古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古字誼今字也李充曰旣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于赴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熹平石經作子贛曰君子有惡乎子曰有無亦惡二字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熹平石經無流字惠棟曰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

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坵案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下不得目爲下流

惡果敢而窒者

鄭康成曰魯論讀窒爲室今從古惠棟曰韓勅修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空中徐廣曰空一作窒知窒與室通坵案室窒皆從至爲聲故互通歟

惡微以爲知者

鄭康成本微作絞

年四十而見惡焉

熹平石經作年卅見惡焉案此四十爲卅無而字

微子去之

微家語作魏案史記魯有魏公世本作微公是微與魏通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尙書稱微子爲股王元子是紂之長子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弟出我乃嬖隳是卽太師爭紂時之事矣

方言魏細也目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是

其聲義與

微並通

箕子爲之奴

箕子名胥餘司馬彪說案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以罪言之非名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卽熏胥熏以爲罔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傳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殷有三仁焉

鄭康成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者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三黜

荀子曰展禽三絀絀卽黜字

何必去父母之邦

熹平石經邦作國

齊人歸女樂

歸鄭康成作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偵吉夫子有焉

何德之衰

熹平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開成石經作何德之衰也

案而如同字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熹平石經兩句下皆有也字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鄭康成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下

鄭康成曰下堂出門也案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是下堂之解爲長包咸作下車者自非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

聖賢冢墓記云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卽長沮桀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案耦耕卽合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

古者有牛耦有人耦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謂漢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爲之  
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

夫執輿者爲誰

熹平石經輿作車執讀曲禮執兩顏之執

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熹平石經作是魯孔某與曰是是知津矣

是魯孔某之徒與

陸德明本作是魯孔子之徒

滔滔者

鄭康成本作悠悠案史記正作悠悠與鄭同

耨而不輟

熹平石經作耨不輟無而字案耨耨之省隸書木手往  
往形近此省木同才非直譌手旁也說文解字耨磨田  
器服虔說鋤枋徐廣說田器高誘說椽塊椎三輔謂之  
僮所以耨種四說並異

子路行以告

熹平石經無行

夫子憮然

熹平石經無夫

以杖荷篠

說文解字引作筱是古文論語作筱云出田器則與包

咸竹器之說異矣案作筱是

五穀不分

鄭康成曰分猶理

植其杖而芸

依義應作耘熹平石經植作置惠棟曰詩商頌置我執  
鼓箠云置讀曰植書金縢植璧秉圭康成注植古置字  
然則古者植置字同矣坊案芸應作穎或作藎芸藎之  
省例見說文解字

欲潔其身

開成石經潔作絜是

如之何其廢之

熹平石經下有也字

夷逸

熹平石經作夷佚周禮度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

朱張

鄭康成本作侏張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卽濤張是其人命名之義歟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其斯而已矣

熹平石經作其斯矣乎

廢中權

鄭康成本作發中權云動也

我則異於是

鄭康成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太師擊

漢書禮樂志殷紂斷棄先王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通諸侯或入河海班氏之說出子董仲舒據此則是殷紂時人孔安

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

以爲殷紂平王

時人者以維天子有四飯此有四飯是天子之樂官以爲魯哀公時人者以太師擊卽師擊擊磨裏或是師擊

皆魯哀公之樂官與夫

于同時三說莫可折一

亞飯千適楚三飯線適蔡四飯缺適秦

玉藻飯飧者三飯也鄭康成曰皆舉食之樂案禮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自虎通德論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餽食少陰之始也算食太陽之始也是謂四飯

少師陽

周禮謂之小師小少字同小師上士

擊磬襄

周禮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皆眡瞭也眡瞭凡三百人

君子不施其親

左傳曰施邢侯服虔注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案施義  
依此爲是孔注無謂

周有八士

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公相成王時  
生案佚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  
讓又武寤解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據此則八士尹氏  
也晉語文王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賈逵唐固皆云八  
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文王時人周書克殷解有南宮  
忽南宮百達十八中  
有南宮适以卿大夫父子異官之例推  
之則八士爲尹氏居南宮者之後矣

仲突仲忽

仲忽古今人表作習習與忽同案八士有仲突仲忽鄭



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曰去不順忽出也從到  
子易曰去如其來如去卽突字以忽訓突是突忽同義  
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

其不可者拒之

熹平石經拒作距案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  
之距是古拒與距同

雖小道

鄭康成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致遠恐泥

鄭康成曰泥謂滯陷不通

則以爲厲已也

鄭康成曰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傳昭公四年滅賴二氏作厲是厲與賴通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作大德毋踰閑緜露作無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傾蓋而語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艸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據此則是夫子之言子夏述之也

子游曰

熹平石經游作游案古字游游同子游名偃則偃亦游字矣許脊曰古人名从字子游

當洒埽

說文解字曰洒灑也古文爲灑埽字云古文者卽古文論語也古文以洒爲灑則魯論之作灑可知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注鄭司農云洒當爲灑是古者洒灑通

埽或作掃者非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惠棟曰漢書薛宣傳誣作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蘇解音並是

喪致乎哀而止

喪過乎哀過而亨者也雖過而亨是亦過矣故曰致乎哀而止

堂堂乎張也

荀子曰弟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正堂堂之象

神禪即冲滿弟作其冠句有誤字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熹平石經作吾聞諸人未有自致也者

則哀矜而弗喜

哀矜即今文尙書所謂哀矜哲獄是也古字矜矜同字

見漢書于定國傳傳僞古文作哀敬折獄

未墜於地

熹平石經墜作隧案荀子至其頭山隧楊倞曰隧讀曰墜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卽是墜是古墜皆作隧也

賢者識其大者

熹平石經識作志案周禮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云志古文識是志識同也惠棟曰左傳以志吾過且日志之歲聘以志業皆古文故識皆作志案說文無志字古志皆作識康成之說有所由來矣

譬之官牆

熹平石經之作諸白虎通德論引亦作諸

夫子之牆數仞

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案仞有

三說包咸注此云七尺曰仞一說也趙岐注孟子云八尺曰仞一說也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一說也三說以趙岐爲當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尺則仞亦八尺矣說文解字仞伸臂一尋八尺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是仞與尋同包應二氏俱失之矣應說實與包同包曰七尺周尺短漢尺長應云五尺六寸者卽是包七尺包尺短應尺長也

### 百官之宮

攷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案百官之宮卽指此

### 天之歷數在兩躬

鄭康成曰謂有圖錄之名案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卽此

恐與鄭說有不合

敢用元牡

鄭康成曰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皇天大帝之牲也

敢告于皇皇后帝

鄭康成曰帝謂太微五帝案五帝卽明堂所以祀五帝者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總章張衡亦謂之總期見東京賦桓譚新論堯謂之五府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名也又攷工記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此湯祀五帝或卽是陽館

歟

簡在帝心

鄭康成曰簡閱在天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是湯既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詞非伐桀告諸侯之詞也孔安國曰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案今所傳古文尚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既訓古文尚書則于此不應舍尚書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呂氏之說



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  
與墨子呂氏亦合古文尚書之謬不辨可知矣說此書  
者舛謬百出皆因僞孔傳所致歟國語曰在湯誓曰余  
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萬夫有罪在一一人辜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案  
僞孔傳不以此入湯誓而以此入湯誥是其僞更顯幸  
是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呂氏春秋曰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  
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案高君之說  
何與孔氏物合歟

君子惠而不費

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謂不拂于人心與下不

怨同義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鄭康成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錢坫曰論語一書雜出七十子門人所記案其時在六國之際歟如孟武伯卒在哀公之後其子敬子已得稱謚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曾子嘗以西河之民疑女子夫子爲之罪而曾子卒事獨詳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當夫子之卒爲二十七歲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左傳終哀公二十七年歲在甲子其明年爲周元王元年去文侯卽位計五十一年曾子是時九十歲矣論語之作猶在其時後乎獨惟諸弟以所事夫子事有若而論語則有子曾子閔

子並稱爲子說者疑此三子之門人所述儻有之歟其于子夏子游子張或多譏刺去夫子益遠微言已絕人各是其所師遂互相標榜耶檀弓鋪張子游過于曾子而子張一篇序子張則非子夏序子夏則非子游序子游曾子又非子張卽所謂是其所師者非耶夫子設四科子夏子游並列文學而春秋獨屬子夏諸弟中惟子夏多撰述禮傳喪服授詩及毛公記爾雅公羊高穀梁置咸受業焉徐防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夫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洵哉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以事推之其子夏之門人所記多歟漢時有齊魯古文三家馬融孔安國並傳古文張禹則以魯參齊包周之學出焉鄭則以古兼攷齊魯何

晏集諸家解名曰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師說異同皆不  
詳焉竊疑太史公史記於孟武伯問子路則稱季康子子  
語魯太師樂則先舉齊太師後舉魯太師班固漢書於葉  
公問政則稱定公皆三家之互異又孔安國注君子不以  
紺緇飾以緇爲纁鄭司農爲緇許存說文解字引誄曰以  
誄爲纁鄭司農爲誄孔許皆說古文鄭本魯論是亦魯古  
並行之明證矣後之讀論語者尙于此乎求之

坵又曰諸弟子所稱皆夫子之遺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  
也文質份份之論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溫故知  
新之論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答子路成人子張述之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對哀公問政子夏傳

之象傳喪過乎哀卽致乎哀而止之說也繫辭履以和行  
卽禮之用和爲貴之義也由是遇齊程木子則大德小德  
之閑辨議魯孟莊子則觀志觀行之義通然則檀弓所載  
曾子子游有子所論自不誣矣